

阿彩 著

顾千城踮起脚，身子往前倾，  
附在秦寂言耳边，轻轻吐了口气，  
说：“殿下，你脸红的样子好可爱。”

# 帝医风华

② 神女塔案藏谍影 下



THE HISTORY OF THE  
EMPEROR OF JAPAN

卷之四

神代卷

# 帝國風華

THE HISTORY OF THE  
EMPEROR OF JAPAN





DIYI FENHUA

下  
阿彩 著

# 帝医风华

② 神女塔案藏谍影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## 第二十一章

### 万丈深渊下的奇迹

数年前，冰城突然出现，没有人知道冰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，也没有人知道冰城是属于谁的，但是知道冰城的人都知道它很危险——那是一座有去无回的城，与它的美丽、梦幻截然相反。

秦寂言不相信高炽明，但顾千城的话确实有道理，与其被困在密林里，不如放手一搏。

“好，我们去冰城。”秦寂言做了决定就不再犹豫，给暗卫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先把高炽明带下去。

暗卫略有犹豫，看秦寂言带着顾千城毫不吃力，暗卫便不再多言，四人开路，两人一左一右护着高炽明，既是保护他，也是怕他跑了。

“快，截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”安统察觉到秦寂言一行的意图，立刻命令官差拦截。

秦寂言带着顾千城冲在前面，他下手比暗卫还狠，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，为暗卫争取到滑下冰城的时间。

“下去！”秦寂言一脸无畏地挡在悬崖边，身后的暗卫不敢耽搁，一个个借着铁索滑了下去。

“快，拦住他们！”眼见大功劳在眼前溜走，安统气得想杀人。

官差们叫苦不迭，他们也想拦住，可有秦寂言这尊杀神挡在前面，他们根本没办法杀过去。

“一群废物！”安统抢过身旁侍卫的刀，就朝秦寂言怀中的顾千城掷去。

“该死。”顾千城正想侧身避开要害，秦寂言先一步出手，将顾千城直接甩下冰城。

“啊——”顾千城毫无防备，吓得失声尖叫，“浑蛋，我要是死了，做鬼也不放过你……”

声音被风吹散，众人听不真切，只看到面前这个杀神一样的男人突然露出笑容。安统等人还没有从这个笑容中回过神来，就见他纵身一跃，没有借助深渊旁的铁索，而是直接跳了下去。

“疯子！”安统提着长枪冲过去，探头往下一看，只见秦寂言已经抱着顾千城平稳地落在了一块大石头上，比先下去的暗卫还早一步抓住了第二条铁索。

没想到这两人居然没死，安统气恼地命令官差下去，务必将人带上来。

“这……”官差面面相觑，一动不动。

“大人，不如先派人在这里守着，我们回去取登城梯和绳索来。”以前他们要下冰城，都要用绳索固定身体才行。

“五百人去取登城梯和绳索，其他人入冰城。”晚了，人就不知哪里去了。待到人进了冰城，即使死了，他们也带不出尸首。

官差们不敢多言，战战兢兢地顺着铁索下去，下降不到千米就有惨叫声传来，显然是第一批下去的官差殉职了。

位于深渊中央的顾千城，看着失去控制笔直落下的官差，眼中闪过一抹后怕——要是刚刚秦寂言没有及时抱住她，她会怎么样？

顾千城虽然什么也没说，眼神却将什么都表达出来了。秦寂言不由得敲了她一记：“你想太多了，本王敢把你丢出去，就敢保证你不会有事。”

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顾千城小脸煞白，还没有缓过来，任谁被毫无防备地丢下万丈深渊，都高兴不起来。

“没有万一。”秦寂言搂紧顾千城的纤腰，“本王不会允许万一存在。”

“是吗？”顾千城唇角轻抽，扯出一抹牵强的笑容，见秦寂言自信满满，忍不住打击他道：“季诺呢？”

季诺的出现，让秦寂言之前的安排全部失控。

秦寂言脸色一变：“那是意外。”是的，意外，完全超出他控制的意外。

“我们走。”秦寂言知道，再说下去吃亏的必然是自己，于是二话不说便带着顾千城疾速下滑。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还有一粒一粒的冰碴砸来，顾千城疼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好把脸伏在秦寂言怀里。秦寂言只能尽力将她抱紧，用身体为她挡住风雪。

两人很快就稳稳地落在了地上。顾千城一抬头，就看到秦寂言的脸和脖子被冰碴砸得通红，有的地方还擦破了皮。

顾千城说不心疼那是骗人的，可是一想到秦寂言刚刚毫不犹豫地将她甩出去，那点儿感动就没了，心里闷闷的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。

顾千城索性不再看他，而是转过身去看冰城，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惊呆了：“秦寂言，你看！”

只见护城河里那似冰非冰、似水非水的东西，此时却像触手一般将落在河里的人缠住，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他们拖入河底。

“护城河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”顾千城把眼睛睁得很大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，它绝不简单。”秦寂言眸光微闪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拉着顾千城朝不远处走去：“找找杨都督在哪里。”

“好。”顾千城暗自吸了口气，还没走出两步，身后就传来咚咚两声。回头就见两个官差掉在了护城河里，很快就被护城河给吞噬了。然后护城河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，就像什么事情

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“太可怕了。”顾千城忙往前走，可是落下来的官差绝对不止这两个，上空凄厉的惨叫声一声接一声，顾千城就是想不听也不行。

两人在冰城四周寻了一圈，发现不管从上面掉下来多少人，冰城外面都没有一点儿踪迹，那些人肯定全都掉进护城河了，无一例外。

同理可以断定，被秦寂言随手丢下来的杨都督，必然也掉进护城河了。要是秦寂言没有及时接住顾千城，摔下来的结果必然也是落入河中，然后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被“河水”拖拽到河底。

“不用找了，走吧。”秦寂言已经可以断定，杨都督和西胡官差一个下场。

“哦。”顾千城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不过人已经冷静下来，再看护城河时就没有刚才那么惊惧了。

上次顾千城和秦寂言是晚上来的，冰城周身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就好像有无数灯光照着，亮得如同白昼。而此时正值白天，本是光线最好的时候，可是冰城却显得有些暗淡。

“有没有觉得白天的冰城没有晚上亮呢？”顾千城问出心中的疑惑，秦寂言看了一眼才道：“许是外面太亮了，衬得冰城暗淡了。”

那一晚，四周漆黑，只有冰城最亮，光芒肯定会更盛一些。

“也有可能。”顾千城轻轻点头，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
此时，高炽明和暗卫也顺着铁索滑了下来。一落下，暗卫便带着高炽明朝秦寂言走来，在十步远的距离停下，双手抱拳道：“主子。”

秦寂言点头，视线随即落在高炽明身上：“明王，冰城的秘道在哪里？”

“你们能带我离开吗？我是指离开西胡。”高炽明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可以，我们能把你带到北齐边境。”离开西胡后，秦寂言不介意留高炽明一命。

高炽明暗暗松了口气，指着护城河说道：“想必两位刚刚也看到了，这条护城河不一般，它是整座冰城唯一没有被冻住的地方。”

“难道出路就在护城河里？”秦寂言反问，凌厉的目光如有实质，逼得高炽明后退了数步，一脸惊惧地说：“我没骗你，朱大说过，冰城唯一的出路就是护城河。”

“你确定我们跳下护城河还能活着？”秦寂言嘲讽道。

高炽明脸色微红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总……总归要试试，我们没有别的出路。”

“既然明王说护城河是唯一的出路，你就去试上一试。如果可行，我们便从护城河离去，如果不行……”

“公子，我……”高炽明只知道护城河是唯一的出路，却不知道怎么走，但他又没资格不去，只好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朝护城河走去。

路再长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，高炽明站在护城河旁，看着一动不动的护城河，眼中闪过一抹害怕——他不想死！

高炽明本想再求求情，可是不等他开口，秦寂言便冷冷地说道：“下去。”

“好……”高炽明垂眸掩去眼中一闪而逝的怨恨，他发誓：一旦活着离开这里，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面前这群人。

在跳下护城河前，高炽明跟秦寂言要了一把刀。有刀在手，遇到危险他也能扛上一时半刻。

秦寂言没有拒绝，随手就将刀给了高炽明。

“啊——”高炽明握着刀，不给自己犹豫的时间，大叫一声便闭着眼跳下护城河。

刀尖先一步落下，居然把护城河里那似水非水的东西从中劈开，生生在护城河中分出一道道来，刚好可供一个人通过。

高炽明啪的一声落在那条道上，护城河随即合拢，高炽明不见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暗卫想上前看个究竟，可护城河已恢复平静。

顾千城眼睛都睁大了，拉着秦寂言问道：“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护城河下面是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像是路，又像是深渊，护城河下面肯定有蹊跷。”虽然只是一闪而过，但秦寂言可以肯定，这也许真是冰城的秘道。

顾千城相信秦寂言的判断，只是这条护城河太奇怪了，他们不敢乱跳。

“看样子我们只能冒险一试了。”秦寂言指着铁索处一个接一个下来的官差说道。

暗卫们见状，果断地劈开河面跳了下去，很快就轮到顾千城和秦寂言了。

站在护城河的栏杆上，顾千城很不争气地害怕了：“我有点儿紧张，怎么办？”

“有本王陪着你，就是死在这里，你也赚到了。”秦寂言搂着顾千城一脸认真地说，“不管遇到什么，本王都不会放开你。”

秦寂言说罢，一手抱着顾千城，一手握剑，毫不迟疑地跳了下去。秦寂言一剑劈开河面，露出那条路来，拉着顾千城的手一前一后落了下去。

两人笔直地向下坠落，离地面还有十余米，他们终于看清护城河下面那闪闪发亮的东西是什么了——草，散发着银光的小草，成片成片地被冰裹着，耀眼至极。

秦寂言和顾千城也不知道自己落到了哪里，四周一片平坦，除了冰草之外再无其他东西，一眼望去看不到边。

再往上，隐约看到一片蓝色的冰河在流动，顾千城猜测那应该是他们跳下来的护城河。只是护城河离他们已有千米远，四周也没有可以借力的地方，就是想上去也不可能。

“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能在这里寻出路。”顾千城看了一眼，四周皆是一望无际的冰原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

秦寂言拉着顾千城的手四处看了一下，未发现任何异常，不禁皱眉道：“为什么他们和我们从同一个地方掉下来，人却不在附近？”

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，除了他和顾千城外，居然再无第三个人。

“他们应该落在了某一处，我们找找看。”顾千城一扭头，正好看到被她和秦寂言压坏的冰草。

外面那层冰碎了，露出里面银色的茎叶。顾千城眼睛一亮，蹲在冰草旁，小心地捧起一株

嗅了嗅：“有淡淡的血腥味。”

然后顾千城又扯下一片叶子，用手指捻烂：“无灼热感，有淡淡的药香。”

最后在茎部掐了一下，只见一滴银色的水珠从茎部流出：“富含水分，药香浓郁。”

顾千城正想将这滴水珠送入嘴里辨一辨成分，她的手就被秦寂言握住了：“小心有毒。”

顾千城忙解释道：“放心，我仔细检查过，肯定没毒。”

“你确定这些破草没毒？”秦寂言握着顾千城的手没有松开，声音倒是柔和下来。

“我确定。”顾千城无比肯定地点头。

“既然没毒，那就由本王来尝好了。”不给顾千城反对的机会，秦寂言握着她的手指就往自己嘴里放。

两人面对面蹲着，额头相碰，秦寂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顾千城，幽深的黑眸里映着她的倩影。

顾千城只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，即使没伸手去摸，她也知道自己的脸肯定红了。

秦寂言并没有就此放开她，而是一直含着她的手指，舌尖在指上扫了一圈，然后轻轻地咬着……

酥酥麻麻的感觉从指尖传来，顾千城双腿一软，人就往后倒去。她本能地想抽回手指，不料秦王殿下不仅没有松开，反而顺势将她扑倒，侧头压在她身上，双腿压住她的腿，免得她乱动。

“很甜。”秦寂言轻咬着顾千城的手指，不舍得松开。

“你松开！”顾千城俏脸生烟，一脸懊恼。

“不行，本主要帮你确定那草有没有毒。”秦寂言依旧没有松开她，还把脑袋枕在她的胸前，“早就想这么做了，一直没有机会。”

“殿下，没毒，你可以起身了。”顾千城伸手推了推秦寂言的脑袋，却无法让他移开半寸。

“寂言。”秦寂言加重力道，咬住顾千城的手指，虽然一点也不痛，却让顾千城分了一下神：“什么？”

“叫我的名字——寂言。”再次加重力道，秦寂言可以肯定，顾千城的手指上必然有了一道牙印。

“嘶……”顾千城吃痛，又忘了听秦寂言的话，“别咬了，再咬手指就破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不嫌弃。”

“你不嫌，我嫌！”顾千城没好气地推了秦寂言一把，“殿下，起来了。”把脑袋枕在她的胸前，还敢这么理直气壮，脸皮真厚。

“寂言！你又叫错了。”秦王殿下不高兴，顾千城的手指必然遭殃。他重重一咬，顾千城痛得大叫，连连告饶：“寂言，寂言，我错了，你别咬了，咬伤了就麻烦了。”

“下次再敢叫错，本王就用这个法子让你明白。”秦寂言终于松口，顾千城的手指获得自由，看着指腹上那圈牙印，顾千城泪流满面：秦寂言是属狗的吗？



手指自由了，秦寂言却没有动，依旧枕在顾千城的胸前，完全没有起来的打算。

“殿……寂言，你真的不起来吗？”幸亏顾千城反应快，不然又让秦寂言找到吃豆腐的借口了。

“起来，不过我现在累了，让我再休息一下。”秦寂言蹭了蹭，然后嫌弃道：“小了点儿，再大一些枕着才舒服。”

说话间，秦王殿下还用手指在顾千城的胸部戳了戳，一本正经地陈述着事实。

顾千城又羞又恼，突然出手扣住秦寂言的手腕，一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右手横在他的脖子上，杀气十足地说：“你找死吧！”

秦寂言毫无防备，被她压了个正着。等他反应过来，顾千城已按住他的双手，左腿好巧不巧地抵在他的下身，然后……顾千城的脸腾的一下红了。

“你还想继续压着？”过了半晌，秦寂言面无表情地问她，眸中带着一丝笑意。

“你……无赖！”顾千城红着脸不敢看他，索性侧身一翻，正好与他平躺在一块。秦王殿下趁机抱住顾千城，就在顾千城即将恼怒时，他连忙用手抵在两人中间：“说正事。”

“起来说。”有躺在冰上说正事的吗？秦寂言不冷她还冷呢。

“好吧。”秦王殿下见好就收，就怕得寸进尺惹恼顾千城。

秦寂言坐了起来，随手扯下一株被他们压坏的小草：“这些草不仅没毒，似乎还有药效，刚刚那滴咽下去之后，我感觉腹中热乎乎的，不过只有一瞬间。”

“你试试就知道了。”秦寂言把草递给顾千城。

“你就不怕我中毒？”顾千城开玩笑道。

“本王已经尝过了，要是有毒，本王早就毒发了。”秦寂言傲娇地说。

“有道理，要是真有毒，也先毒死你。”想到秦寂言执意先尝的举动，顾千城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

将手上的草汁含入嘴里，顾千城朝秦寂言的方向挪了挪，将脑袋枕在他的肩上：“殿……秦寂言，你说，我们要是一辈子也出不去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待在这里，直到死去。”秦寂言想也不想就说。

“就这么放弃？不寻找出路了？”靠在秦寂言的肩头，顾千城觉得即使下一秒就会死去，她也不会后悔。

“你不是说‘一辈子也出不去’吗？”都出不去了，还找什么出路？浪费时间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暂时没找到出路怎么办？”太过幸福安逸的时光，会让人脑子变迟钝，顾千城果断地离开了“温柔乡”。

“那就一直找下去，直到找到出路或者死去为止。”秦寂言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想做的事，哪怕花费一辈子的时间也要做到。

“我们在这里，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，可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顾千城突然站了起来，一脸惊喜地说：“喂，你说的是真的，喝了这种草汁，身上真的暖暖的。”

“本王还能骗你不成。”秦寂言忍不住唇角上扬。

“知道你厉害。”顾千城不吝赞美，虽然比较像敷衍，可架不住秦寂言听着高兴。

“我刚才尝了一下，虽然一时辨不出冰草的成分和功效，但我可以肯定，这种草汁对我们有益，也许我们可以靠它撑一段时间。”只尝了一滴，虽然没有饱腹感，却能让人觉得温暖，这已经很神奇了。

“你还会辨别草药的成分和功效？”秦寂言也站了起来，一脸诧异地看着顾千城：他怎么不知道，顾千城还有这个本事？

“为什么不能？我是大夫，当然认识草药。”顾千城一脸不解地反问。

“你什么时候成大夫了？你不是作作吗？”至少在他的认知里，顾千城验尸比救人的时候多。

“那是因为你一直把我当作作用，其实我的医术也很不错，封似锦不就是我救下来的吗？”顾千城伸手在秦寂言的胸膛上狠戳了两下。

秦寂言被戳得往后退了两步，被脚下的冰草一绊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双手恰好碰到一块奇怪的东西，温温的，软软的……

秦寂言一怔：在冰城，除了活人之外，还能有温热的东西吗？

“怎么了？”见秦寂言的表情怪怪的，顾千城怕他摔出个好歹来，连忙询问。

“没事，只是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。”秦寂言从身后抽出一个淡蓝色的方块。乍一眼看去，就像一块蓝色的玉，光滑柔嫩，可它却是软的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顾千城伸手戳了一下，发现这东西软软的，一戳就凹下去。

“不知道，地底埋着的。”秦寂言将东西递给顾千城，“看看这东西有没有毒？”

“软乎乎的，有股药香，还有极淡的血腥味，和冰草的气味很像，没有毒，弹性极佳，借你的剑用一下。”顾千城猜测这块像橡皮一样的东西和护城河里的东西一样，只不过护城河里的稀，而手上这个显然浓度更高。

剑太长，秦寂言怕顾千城用着不方便，便取了贴身的匕首给她用。

小匕首很锋利，顾千城只是轻轻一切便将蓝块一分为二，中间的部分颜色很深，正中心几乎是深蓝色，药味也更浓，但又不是单一的药草香，而是混合型的气味，就好像把许多药混在了一起。

顾千城掂了掂，越看越觉得手上的蓝块像是养料包，便大胆猜测道：“这些东西莫非是用来种植冰草的？”不然这一冰原的草用什么来养，光靠冰吗？

秦寂言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以前没见过这种东西。要是有《夷国志》，也许就能知道这是什么了，《夷国志》上有详细的介绍。”

又是《夷国志》！顾千城脸色微变，随手将那坨软乎乎的东西丢在冰上：“除了《夷国志》，再无其他书上有记载吗？”

秦寂言想了一下，再次摇头：“没有。像冰城、药王圣地、黄金古城这些地方本来就是神奇之地，迄今为止只有《夷国志》上有记载，不过除了冰城，至今还没人见过其他几城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岂不是出不去了？”顾千城将匕首还给秦寂言，再把切开的蓝块收了起

来，“这东西也许有用，我先收起来。在这里等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出路。”

“好。”秦寂言拉着顾千城站了起来，离去前不由得多看了那些冰草一眼：这些冰草是什么人养的？养这么多冰草有什么用呢？

秦寂言带着满腹疑问，与顾千城一起在冰原上走着，渴了、饿了便揪一棵冰草往嘴里塞。还别说，小小的一棵冰草虽然没有味道，但却很禁饿，顾千城吃了三五棵就不觉得饿了，而且精神也不错，身体没有任何不适。

“剩下这些也不能浪费。”顾千城看到手上还有五六棵冰草，便将其收了起来，打算饿了再吃。

冰原一片雪亮，分不清白天与黑夜，秦寂言和顾千城也不知自己走了多久，只知道他们走得双腿发软，仍然没有走出冰原，放眼望去，依旧是一片冰雪皑皑。

“我们应该没有迷路吧？”顾千城累得坐在地上。

“没有，沿途有记号。”至少到现在，他们还没有回到原路。

“那就好。”顾千城坐下，掏出剩下的冰草，突然脸色一变，忙将枯死的冰草递到秦寂言面前：“你看，我们在这里待了多久？”

“绝对不超过一天。”至少他还没觉得困。

“可它们已经枯死了，一天的时间就完全枯死，这没道理呀。”顾千城皱眉，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起在《夷国志》上看到的東西，却不敢往深处想。

“怎么了？”秦寂言察觉到不对，忙问道。

“我好像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也知道冰城的作用了。”顾千城苦笑，她不是犹豫要不要说，而是在想说出来之后秦寂言会怎么想。

她要怎么解释自己知道《夷国志》上记载的东西这件事？

“你知道？”秦寂言一脸惊讶，他都不知道的事，顾千城一个小姑娘能知道什么？

顾千城重重地点头：“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个方子。”很不幸，那本书就是《夷国志》。

“什么方子？”秦寂言见顾千城欲言又止，好奇地问道。

“《长生方》。”顾千城说话时，一直看着秦寂言。

她初时看到那个方子，完全没放在心上。她从来就不相信长生之事，可看到冰城，还有离了冰地就枯死的冰草，就忍不住想多了。

“《长生方》？世间还真有长生一事？”秦寂言显然也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，这让顾千城心下稍安。

顾千城压下心中的不安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本以为那方子只是戏言，看到后还嗤之以鼻，可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一切，让我不得不信。”方子上有一味药材和这些冰草很像。

“《长生方》并不复杂，只是上面所写的药材很奇怪，所以我当时就没当回事，现在想起来还真是确有其事。”顾千城不着痕迹地说出方子的来历，好打消秦寂言的怀疑。

“不过，我只记住了几味奇怪的药材。”顾千城将整本《夷国志》都背了下来，对里面的

内容知之甚详，但对这《长生方》却只记了一个大概。

“书上说，《长生方》需要万棵冰魄草、万朵火焰花、万颗黄金果、万颗龙凤蛋。”不仅是药材名可笑，那数量更可笑，所以顾千城只当是作者杜撰的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“我原是不信的，可《长生方》上所写的冰魄草，和冰城的这些冰草一模一样。”她之前就猜到了一二，只是不敢去想，毕竟《长生方》一旦流传出去，必然会引起天下大乱。

“怎么说？”秦寂言问道。

“《长生方》上记载，冰魄草茎长一指，叶开五瓣，通体晶莹，汁液带光，生于冰地，绝于人迹，汲取百药精华，离冰不可活，离百药不可活。”顾千城只能说出一个大概，可这个大概也足够了。

“这么说，这些冰草就是《长生方》上所写的冰魄草？”秦寂言随手摘了一棵冰草插到顾千城手中的蓝块上，没想到那蓝块看着柔韧，却能任冰草插入，这让秦寂言不得不信。

“这么看来，倒真是冰魄草了。”顾千城试着将枯死的冰草插进去，却怎么也不行。秦寂言笑了一声，抽掉顾千城手中的草，顺势握住她的手，漫不经心道：“没想到《夷国志》上所记载的冰城、龙凤双城、黄金古城，居然与一份《长生方》有关，看样子高炽明没骗我们，这冰城也许真有出路。”

听秦寂言这么一说，顾千城又不那么确定了：“也许《长生方》是旁人按冰城、黄金古城杜撰出来的，你还真信《长生方》？”

“不管《长生方》是不是杜撰的，我们都可以肯定，冰城必是有人按《长生方》的要求建出来的，这一片冰魄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”秦寂言知道，有些人为了长生不老，可以做出许多在旁人看来很奇怪的事，比如他的皇爷爷。

“我们倒是幸运，误打误撞居然找到了冰魄草，带出去说不定真能炼出一颗长生不老药。”秦寂言不由得笑道。

顾千城没好气地白了秦寂言一眼：“殿下你想得太多了，我们就算找到了冰魄草也没本事带出去，别忘了《长生方》上写的是‘万棵’！”

“不用你提醒，本王知道需要多少冰魄草。而且现在带不出去，并不代表永远带不出去。本王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的。”秦寂言斜了顾千城一眼，不满地说：“顾千城，你又叫错了，你说本王该怎么罚你才好？”

顾千城条件反射地护住胸：“殿下，你别乱来。”

“抱什么抱，你当那里多明显呢。”秦王殿下嫌弃地瞥了一眼，“叫错两次，本王给你记着呢，回去一起算。”

“全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不认账。”顾千城气得放下手，暗骂秦寂言越来越没下限了。当初那个被她偷亲一下都会害羞地跑掉的秦王殿下哪儿去了？

“本王说的话，你敢反驳？”秦寂言挑眉，一脸的高傲，在旁人眼中这叫尊贵，可在顾千城眼中，这叫欠扁。

他们两人困在这冰天雪地里出不去，秦王殿下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算计怎么吃她的豆

腐，简直是太无耻了！

顾千城暗暗磨牙，懒得和秦寂言较真，深吸了口气才道：“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得尽快找到暗卫，然后离开这里。”

“急什么，既然冰城是人建的，这里必有出路。”反正有这些冰魄草在他们也饿不死，秦寂言一点儿也不介意在冰原多待两天。

这个时候，西胡必然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他们，冰城的秘道也不知通往哪里，要是通向西胡皇城，他们岂不是自投罗网？

与其匆忙出去，不如先在冰城下面休整一段时间，养足精神才能应对西胡的官差。

秦寂言的猜测没错，西胡皇上得知秦寂言一行进入冰城后，立即派人在冰城外面守候，同时派兵在各处山林河流巡视，一旦发现可疑之人，立刻抓起来。

不过，这一次西胡皇帝要的是活口，因为他相信能活着从冰城走出来的人，必然知道冰城的秘密。

因为抓到了四个逃犯，又发现了冰城的事，安统暂时很安全，皇上仍旧把捉拿秦寂言等人的重任交给了他。

风遥由于在追捕“大秦皇长孙”的过程中受了伤，只得把任务交给别人。接手这个任务的大将军，本以为捉拿“大秦皇长孙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不料“大秦皇长孙”武功高强，出动数万精兵也拿不下他，西胡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朝边境逃去。

本以为捡了个大便宜，结果却啃到一块硬骨头，某将军差点儿哭了，他真的很想问问皇上：这人真是“大秦皇长孙”，而不是江湖高手吗？

没能拿下“大秦皇长孙”，西胡皇帝便把目光放在了冰城上。秦寂言一行在冰城已经待了半个多月，却一点儿消息也没有，西胡皇帝越等越没耐心。

冰城就算有出路，可是里面没有水和食物，现在又值大雪封山，在冰城待上大半个月，他们就算不被冻死也得饿死。

如此又过了五天，秦寂言一行在冰城足足待了二十天，西胡皇帝已经彻底放弃了，下令召集兵马回来。

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西胡皇帝气得不行，却不敢和大秦叫板，只能把气撒在炸了西胡天牢的北齐身上。于是西胡皇帝便调兵遣将，准备发兵北齐。

就在此时，季诺也提出告辞，说是要去寻找季家十二少的下落。得知这次假扮季十二少的人与北齐有关，季诺隐晦地提出与大军一同去北齐，西胡皇帝并未阻止……

## 第二十二章

# 活人远比死人重要

冰魄草吸取百药精华，不仅能果腹还能补充水分。有冰魄草维持生机，秦寂言和顾千城的日子并不难熬，除了睡觉不太舒服，其他的一切都好。

在第二天时，秦寂言和顾千城找到了六个暗卫和高炽明，他们都摔晕了，饥寒交迫，奄奄一息。吃过冰魄草后，昏迷不醒的七人当天就恢复了意识，躺在原地休养。

秦寂言和顾千城本不想救高炽明，不过考虑到他们对冰城不熟，只得把高炽明弄醒，看他是不是还知道什么秘密。好在高炽明没有让他们失望，说了一条他从朱大嘴里听来的消息：“顺着冰草所指的方向走，就能走出去。”

一行人按高炽明所说的方向不疾不徐地走着，一连走了二十多天，终于看到前方出现一堵太大的冰墙，高七八百米，长得看不到边，应该是把冰原给围了起来。

冰墙光滑透亮，能把人照得清清楚楚。在左侧约百米的位置，一根巨大的柱子矗立在那里。柱子有成年人的腰那么粗，底下有一个大箱子，可以容纳数十人。柱身背后有轨道和绳索，在另一头用力拉绳子，可以将箱子升到顶端，只是绳索的另一头缠在顶端，而顶端和冰墙一样，离地七八百米，普通人根本上不去。

看到矗立在冰原上的柱子，众人都明白，他们要离开冰原，必须先借这些柱子上去，然后再找出路。

六个暗卫看了一眼柱子的高度，默默地退到一边，看来只能靠秦寂言了。

秦寂言抽出匕首，后退两百余米，一个冲刺，在离冰墙百余米时提气跃起，在跃到一百来米的高度时，手中的匕首狠狠刺入冰墙里，只听哗啦一声，一阵电光闪过，秦寂言的匕首根本没有扎在冰墙上，只在墙上留下一道不算深的划痕。

顾千城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秦寂言掉下来，而是在想：连秦寂言这等高手都刺不穿，这冰墙得有多厚？接着顾千城才担心秦寂言会不会失手掉下来，却见顺着冰墙滑下数十米后，本该狼狈跌下来的秦王殿下，如同脚踏阶梯一般，正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

凌空踏步，衣袖飞舞，风姿绰约，步履潇洒，哪里还能找到滑落下来的狼狈。

明明脚下什么都没有，可秦寂言每一步都像踩在阶梯上，那动作简直帅得不能再帅了！

“云梯？”顾千城双眼放光，眼里满是崇拜：这不是武侠小说里才有的武功吗？秦寂言太

厉害了！

暗卫的反应和顾千城差不多，一时间看呆了。他们跟在殿下身边多年，居然不知殿下这么厉害，殿下藏得太深了。

凭着卓绝的轻功，秦寂言顺利走到冰柱的顶端，飞快地扫了一眼，确定这里有出路，便放心去解缠在上面的绳子。

下来比上去容易多了，借着绳子的助力，秦寂言飞身落下。

啪的一声，绳子甩在冰面上，不等顾千城说话，秦寂言便拦腰一抱，带着她站在箱子里。

暗卫非常有眼色，不用秦寂言开口便主动去拽绳子，以最快的速度把箱子升到顶端。

秦寂言和顾千城很快就到了顶端，找到一条可容一人通过的暗道。

此时暗卫也带着高炽明上来了，最后一个上来的比较惨，是自己拽着绳子爬上来的。

“主子，都来了。”暗卫上前禀报。

“走吧。”秦寂言拉着顾千城走入暗道，其他人依次跟上。

暗卫三前三后，中间夹了一个高炽明，既可以盯着他，又能防止他做坏事。

暗道极长，呈“回”字形，约百米就会有一个直角转折，转了十几次后，饶是秦寂言记忆力再好，一时也辨不出方向，只能一直顺着暗道往前走。

在暗道里待得越久就越冷。顾千城还好，有秦寂言护着，根本冻不着。暗卫有内力护体，虽然冷得直哆嗦但要不了命。高炽明就惨了，没走多久就冻得嘴唇发紫、全身僵硬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就在顾千城觉得自己冻得快撑不住时，突然吹来一阵寒风，顾千城一激灵，立刻精神了：“好冷呀，这是哪里？”

“冰城内城。”秦寂言将顾千城抱在怀里，指着不远处的几座冰雕说道：“我们兜兜转转，居然回到了冰城。这些就是进入冰城，最终成为冰城一部分的人。”

顾千城把头埋在秦寂言的怀里，听到秦寂言的话，忙抬头看去，只见他们所站的地方立着数百具冰雕，有站有卧，还有打成一团的，不过大部分都是坐在那里，一脸绝望的表情。

“这些人全都死在了冰城？”顾千城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快冻住了，连动一下都很难做到。

“我们不会死。”秦寂言不断地给顾千城输送内力，帮她抵御寒气。

“对，我们不会……”“死”字还没说出来，顾千城就顿住了，随即惊喜地大喊：“秦寂言，快拿出冰草，在我怀里。”

她快要冻僵了，可是她怀里的冰草和蓝块依旧是原来的温度，绝对没有这里冷。

秦寂言一愣，忙从顾千城的怀里取出冰草，和这里的寒冷相比，顾千城用蓝色方块养的冰草绝对称得上暖和了。

秦寂言立刻就明白了，扯下一棵棵冰魄草就往顾千城的嘴里塞，直到顾千城觉得没那么冷了才停手。

冰魄草吃下去，身体很快就暖和起来，顾千城这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。

她本想带些冰魄草出去，好研究一下冰魄草的成分，没想到这些草却成了救命的宝贝。

秦寂言也往自己嘴里塞了一棵，然后分别给六个暗卫一人一棵。

至于高炽明，不知是该说他倒霉，还是该说他愚蠢。听到顾千城大叫秦寂言的名字，他居然呆呆地问：“你……你不是北齐人，你是大秦皇长孙？”

秦寂言看着高炽明轻蔑地说道：“这么蠢，本王都懒得杀你。”随手将剩下的冰魄草塞给暗卫，秦寂言转身就走，看也不看高炽明一眼。

没有冰魄草，高炽明在这个地方活不过半个时辰。

“不，我不想死……”高炽明跌坐在地上，秦寂言头也不回，拉着顾千城就往前走。

高炽明想爬起来，可他冷得全身僵硬，根本无法动弹。暗卫站在原地，冷眼看他变成冰城的一部分，这才放心地离去。

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！

冰城最大的秘密就是那片冰魄草，上面只是一座普通的城池。只是这个地方寒气特别重，要不是有冰魄草，秦寂言和顾千城也会被永远冰封在这里，成为冰城的一道景观。

除了他们一出来时遇到的“人形冰雕”，秦寂言和顾千城还在城内看到了北齐特务头子和西胡的官差。

他们同样被冰冻住了，每个人都面目狰狞，死前好像受了极大的痛苦一般。

“应该是窒息而死，死前有过剧烈挣扎。”顾千城职业病发作，上前看了一眼说道。

“人死了就成。”不管是他的身份还是冰魄草的秘密，秦寂言都不希望泄露出去。

如果只是单纯的一片草地，秦寂言不会当回事，可听到顾千城说起《长生方》的事，他不得不重视。

顾千城能知晓《长生方》的存在，别人说不定也知道，要不然西胡皇帝怎么会一直关着朱大？

秦寂言和顾千城一行人在冰城寻了几天，也没有寻到出路，便决定走出冰城，回到山下，按原路折回西胡密林再说。

出去时，秦寂言私下告诫顾千城：“出去后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冰城的事，《长生方》的事更要保密，哪怕是说梦话时也不许提起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顾千城当然知道《长生方》的重要性，要不是遇到了冰魄草，《长生方》的事她肯定会烂在肚子里，连秦寂言都不告诉。

秦寂言满意地点头，随后又警告了暗卫一番，得到暗卫用生命保证，并且主动要求吃下一年需要一颗解药的剧毒之后，秦寂言这才放心。

秦寂言和顾千城一行人走出冰城，轻轻跃过护城河，顺利来到铁索下，借着铁索再次爬回山上。

从冰城出来后，秦寂言和顾千城都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在冰城待的那一个月，眼前只有刺眼的白和寒冷的冰，每日只能靠冰魄草活着，不知自己能不能走出来，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被冻死，那种日子实在恐怖。

“总算活着出来了。”顾千城感慨了一句，秦寂言四处看了一眼，未发现西胡的官兵，心下稍安。他们眼下实在不适合与西胡官兵发生正面冲突。



“趁着没有官兵，我们快点离开。”秦寂言拉着顾千城就往铁索的方向走去，暗卫紧随其后。

两人很快就跑到铁索前，秦寂言伸手抱住顾千城，却发现她的腰间湿漉漉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秦寂言吓了一跳，以为她受伤了，好在他摸到的并不是血，这才安心。

“什么？”顾千城低头一看，突然惊呼道，“哎呀，我的冰魄草！”伸手掏了掏，只发现了几片枯叶，没有一点价值，至于那个蓝色方块，更是不见踪迹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顾千城欲哭无泪。

“没了也好。”秦寂言压根不在乎冰魄草，他又没想过要长生。

“你说得对，这东西没了也好，万一惹出什么事来也是麻烦。”顾千城把冰魄草带出来，纯粹是想研究一下，没了只是有点遗憾而已。

密林中有许多野兽，一行人出来之后，先打来猎物饱餐了一顿，然后顾千城便去找暗卫，看看还能不能凑些制作炸药包的材料。

暗卫们听说顾千城想做炸药，一个个激动万分。要是没有炸药帮忙，他们六个哪能全身而退？

“顾姑娘，材料肯定能找到。只是这里是西胡，要是动作太大，必然会让人起疑，我们只能收集一小部分，可能做不了多少。”他们在西胡的根基太浅了，做什么都不方便。

“没事，有多少算多少，只要够防身用就成。”顾千城只想准备十来个，以免路上遇到危险。

“顾姑娘，我们这就去准备。”暗卫说罢，又跟秦寂言禀过此事，这才匆匆离去。

秦寂言让他们速去速回。他失踪了整整一个月，大秦不知乱成什么样子，他必须露个面，不然大秦上下说不定都当他是死人了。

秦寂言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，一个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别说赵王和周王，就连老皇帝也认为秦寂言遭遇了不测。他甚至不敢询问秦寂言的下落，就怕秦寂言会和当年的太子一样尸骨无存。

老皇帝为此情绪低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五皇子抓住机会，天天陪在他身边哄他开心，甚至亲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感情都是处出来的，没多久，五皇子就一跃成为老皇帝身边最得宠的人，风头直逼秦寂言得宠的时候。

五皇子得宠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顾家又上来了，顾贵妃在后宫又能横着走了。顾家的爵位没有上来，可顾家大爷和二爷都补了实缺，一个在工部，一个在户部，虽然只是一个小文吏，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位置，可占着一个位置以后升迁也容易。

除了顾家与顾贵妃外，老皇帝最近也表现出想让五皇子接触朝政的意思。老皇帝年纪大了，秦寂言的失踪对他打击极大，他最近总感觉处理政务时有些力不从心，便想让五皇子代为处理一些不重要的折子。

好在老皇帝一表现出这个意思，就被封大人和焦大人发现了。两位大人没有劝说，而是将大部分政务直接在内阁处理掉，减轻老皇帝的工作量。可即便如此，两位大人也愁得不行。